# 雕菰集

# 雕菰集卷十五

江都焦循著

##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歲乙卯某承　命視學兩浙丁教授杰以萬君經學五書請某序將以廣其傳且使浙之士知所重也按黃棃洲之序云充宗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黃氏則所以救浙學之弊者其在此夫黃氏此言其有見於浙之學者務於攻擊前儒因發其端以正之與竊謂爭之說有二端未深核乎衆說之本原私臆所屬求勝先

正此不可者也力學之久積疑成斷了然有得於心以補正前人之缺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西漢經學初興各承師說東漢鄭康成出於杜子春鄭大夫諸注之外折以己說而經賴以明熊安生以三禮授徒於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半取於是而經賴以明他如劉炫規杜孫毓評毛同異並呈是非互見鑑以磨礱而愈光絲以涚漚而益熟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者爭之謂也吾恐浙之學者執黎洲之說習爲精粗本末之空譚隨聲附和於先儒指趣明奉之而陰置之不敢言其非亦莫能道其是則攻詰之弊

息而高閣之弊起矣萬氏之學以經釋經不苟同於傳注其說郊禘宗法諸制度及春秋隨筆周官辨非兩書立體嚴正析理精密其迹似爭而實非數十年冥索之功未易有此某讀其書甚有望乎浙之士奮然自勵不以攻擊爲長亦不以浮游相尙進求乎聖賢立說之旨以求會乎漢唐注疏之通則嗣萬君而起者吾有取焉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歙之通儒程易田先生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草木等篇精確不刊海內宗之久矣嘉慶七年歲次壬戌某修葺杭州聖廟既落成以舊樂器敝損不堪

考擊迎先生來考訂鐘律吹管協之裁玉爲磬股鼓句倨一合於古先生從容出近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見示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大率皆憑執空論無有確證雖譊譊辨議終不足以定是非之準先生一以經文爲本窮其疑似於豪末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禆益經學啟發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要略述於左緦麻篇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註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

傳文於經文下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又傳於小功殤服問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殤服鄭注因執作解然亦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先生以考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並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並長殤小功中下緦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殤中殤降一等四

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緦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惟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女同不報耳傳惟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女子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何以期

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矣郝敬疑之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宜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爲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子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馬融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女子嫁者未嫁

者別起貫下而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嗣是依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尙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女子嫁者不降正親而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可不迷於所往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之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緦麻素食非自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妙解窮極隱微傳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年之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此夫融會經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誠經學

之大要也讀先生此書不惟明於此經之文庶乎知通
經之路矣因付梓以公諸世

代阮撫軍撰春秋上律表序

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
先生選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
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
及說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
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本欽若以紀四時卽祖述之旨也尊建子而書春王則
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

申之躍如也其後劉歆安岌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　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秘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闢之規者不必俱非闢者亦難悉當杜氏

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揆之於義是非不詭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爲說經之通善之二也疇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懲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言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恒氣不用定氣用食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歷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奉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歷之得失以決三

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褎上推之疎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 本朝時憲之嚆矢而 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脉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歷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量其所稅矣余樂道其書之槩而爲之序

王處士纂周易解序

今學究之談義理者起於爲八股時文爾中於科第爵祿之見其童而習者惟知有講章講章之所引據則衆摘於宋儒語錄故爲是學者舍宋人一二剩語遂更無

所主不自知其量猶沾沾焉假義理之說以自飾其淺陋及引而置之義理之中其芒然者如故也處士王薌城先生名方魏字大名明南京吏部員外郎納諫之孫慈谿令玉藻之仲子始從父於浙既而歸湖隱居授徒不應科舉一鄉之人服其道重其品稱之曰先生時祖若父之門生故人多居顯貴數以書邀之均不應自以勝代遺民閉門自守不入城市者三十許年所著有周易廣義以本義大略申其說而廣之也纂解者其晚年之書明太極陰陽爻象占變大旨不煩言而舉其要凡五篇手錄附諸廣義之後蓋先生無志榮祿不爲科舉

文特津津於義理中者數十年精熟於宋儒道學之書又能見諸躬行信於鄉里此眞能學宋儒之學非中於科第爵祿之見者所可擬之爲倫也先生之曾孫從重字容若與先人爲中表兄弟守祖父遺書雖貧困難苦不輕示人循自八小學稍知識字借讀先生遺書乞之再三始見其纂解一冊未一月先生舊廬不戒於火遺帙盡焚而此冊以循借讀歸然獨存嗚乎其命也夫先生善書法片紙隻字里人重之而甚不易得此本爲其手蹟尤可寶焉時乾隆戊申春二月焦循序

後漢書訓纂序

後漢書訓纂者元和惠徵士棟所著書也歲丁未余授徒城中與汪君晉蕃之居近晉蕃家多藏書每借閱而是編與焉晉蕃之尊人對琴先生工詩詞風雅倜儻徵士遊廣陵時與之交往來甚密徵士故多疾先生以參桂之藥供之不啻千金徵士無以報因以此書贈先生先生爲之校寫作楷本於是有眞草二本草曰訓纂眞曰補注皆藏於對琴先生家外無有也先生重氣節負性純篤方其官刑曹在京師以勁直著名繼遭橫逆家產頓落於是二本者僅存草本而寫本遂失是本爲徵士手錄改塗添補如蚍蜉蟻子之跡首帙末題雍正九

年以事對簿之暇作凡十一年而成對琴先生嘗語循曰惠子在揚時手訂此書有所疑即以片紙至合爲之核書成以贈余然竊人之善君子恥之齊邱化書不欲尤而效也嗚乎惠子生爲貴介公子使其黜於科名爲世俗之學何至以布衣終老迨訊鞫之際尤憂虞恇懼之日乃孜孜矻矻信而好古比部篤於友誼守其書而不欲冒其名如兩公者不亦可以爲法乎哉壬子秋復於晉藩借閱因細爲校定其卷帙次第依范蔚宗原書次司馬氏志及劉昭注補於末體例仿史記索隱而精核過之世所傳十五卷者乃贗本非其眞也

# 詩益序

詩益者金壇劉君始興所著也乾隆辛丑余始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適試於泰州購之市間繼而又得桐城葉氏西詩經拾遺則云述劉子彥之說子彥卽始興之字也閱詞科掌錄劉葉兩君俱嘗膺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葉以監生爲太常卿王公蘅所舉劉則舉自孫文定公文定舉五人首富塗徐文靖次卽始興始興先舉於鄉天津王又樸詩禮堂古文稿中有代衛中丞撰詩益序稱金沙劉子司鐸霍邱序文不足以發明此書之指故此書不載此序書共二十卷爲詩本傳八詩次問

二詩次補言一詩表二總辨一雜辨六其發前人所未發者爲詩次問及詩次補言昔九江黃楚望氏以四十年積思悟得春秋之義授諸趙東山氏東山暢發其指爲屬辭師說謂有策書之體有聖人筆削之權余深服其言以黃趙之經學遠在吳澄許謙之上劉氏詩益之作謂詩有詩人之志有孔子編詩之義詩人之意顯孔子之義微一篇之詩言其人與事之美惡而其義止於一君辭止於一事引而申之參而伍之遂統括乎古今興亡之故終始王道之跡有異類同次者衛共姜柏舟宣姜牆茨是也有同類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

類是也有兼收並采者其淺深先後以爲義者鄭衛諸淫詩小雅燕饗諸詩是也夫詩人之有美刺猶史之有褒貶也褒貶者直史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筆削在直史褒貶之外美刺者詩人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編次在詩人美刺之外吾謂劉子彥氏之於詩與趙東山氏之於春秋若合符節其說小雅大雅謂自文王至宣王爲大自宣王至幽王爲小而以鹿鳴二十二詩間之大言其盛小言其衰以小先大實以小繼大按而核之確不可移惟辨小序有未當其本傳則未知聲音訓故之學焉徐文靖所著書顯於世

劉氏此書知者甚鮮特序而表之

衡齋算學序

予幼好九九之學雖求之古書而不能得其指歸自交吳中李尚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得兩君切磋之益於此藝少有進而兩君亦時時以所得見示令商論其可否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均未之見也歲乙卯冬予在浙始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尚之尚之喜甚為之疏通證明復推其術於弧矢著書以明郭太史授時草所用天元一之術也而予又得秦氏所為數學大略今名數學九章亦撰為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述兩家

之學庚申冬與尙之同客武林節署中互相證訂嘗古人絕學復續於今明年孝嬰來揚州因以語之壬戌春予在京師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衡齋算學中弟五冊是也是秋予復在浙尙之需於孤山買舟訪之以孝嬰之書與相參核尙之深歎爲精善復以兩日之力作開方三例以明孝嬰書之所以然於是秦李兩家之學至此益明今年村居教徒稀入城市出入於農圃醫卜之術秋八月有走馬來者叩門甚迫童子驚相告予視之則孝嬰也延入塾中對飲於豆花棚語間孝嬰謂予曰或謂當之

請吾所著書有之乎予因出尙之所爲衡齋算學跋與之孝嬰怡然曰尙之固不我非也因謂予曰子亦爲我序衡齋之孝嬰復走馬去門人請曰秦李之書李君疏之汪君難之不已異乎予曰此兩君所以是也兩漢經生守一家之言華藻鞶帨通人鄙其固焉鄭康成爲禮經作注雖子夏之言猶駁之秦越人宗岐伯之言而作八十一難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疏亦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得李君之疏而秦李之書明得汪君之難而秦李之書益明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詒附我也門人退錄之以寄孝嬰即

以爲序嘉慶癸亥中秋前一日江都焦循撰

修補六家術序

天算之學有二端守當時成法布策推算無有差戾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蘊貫而通之闡發古先以啟來者儒者之學也鄭康成李業興以此治經司馬遷李淳風劉義叟以此修史故開方句股之算三統乾象之術見諸經注史志者至今可考蓋不以此治經或不知今有爲九數之目而以爲漢時所有矣投壺周徑有不明圓囷之法謬以爲知借不知還矣元修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鮮有知者至所爲

歴志殘缺失次譌舛尤甚元史載授時術及李冶傳皆不言立天元一法於是前賢精義所存近在數百年閒轉不如漢晉之遠而可考是則修史者不通此學之咎也嗟乎修史者不能闡發於前讀史者又不知推步之法每屏之不敢置一議一二知算之士嫺於共習而昧於弧詣故弧輪擠積之外雖授時大統鮮有深究偶舉古術輒曰疏而不密至問所以疏密之故復格格不能言是何術士之學多而儒者之學少哉休寧戴庶常震始校算經十書推歴朔歲實嘉定錢竹汀少詹事章明古法撰三統術衍其二十二史考異於歴志析疑訂誤

尤加意焉吾友元和李尚之銳爲少詹事高第弟子親授歷法獨有心解閱古法之微探索諸史自顓頊夏殷周魯下逮元明數十餘家存者考而章之鈌者修而補之窮幽探賾務求如其術之本意而止是誠爲千古讀史者啟其扃亦即爲千古治歷者益其智也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循與尚之同客武林節署因讀其所補宋金六家術六家者宋衛朴之奉元姚舜輔之占天李德卿之淳祐譚玉之會天金楊級之大明耶律履之乙未也術不備載本史而積年日法間見他帙已不異告朔之餼羊尚之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據何承天調

日法立强弱之術以得朔實又用秦道古演法推求積年以驗歲朔之積數頓合古人名歷斷而復續學者得以考求舊法相率而爲儒者之學也循性好數術有志於古而未能究心今讀尚之此書昭然發矇夫有李氏之立天元一而後知授時術弧矢相求之妙有秦氏之演紀而後知古人推演積年日法之故秦李之書近多有好之者尙之用以補古歷如此脗合不由此而更大彰乎循願與同志者相率而推之也江都焦循序

豫章沿革考序

吾友胡雒君客江西時與修郡志因爲豫章沿革考二

卷列之爲表而繫之以說明今之所稱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旣有禆於史書尤有補於經注吾信其必傳也嘗考隋書經籍志地理之書自摯虞畿服經之後齊陸澄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梁任昉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於地里之學爲最詳然澄之書則合一百六十家而後成昉之書則增八十四家而後成向非一郡一邑各有所述二君之著焉取斯且儒者之學非身親而心入之其說不精一人之身不能盡天下之地而盡歷之人人各就其所歷之地精加考核以雒君爲之萃郎以雒君之書爲之法積數十年之久萃數百十人之力一

邑一地俱有所訂正焉後有陸澄任昉者裒集其成錐
君此書實爲之嚆矢矣嘉慶丙辰夏四月

天慵菴筆記序

嘉慶丙寅秋七月余患腹疾兼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
門人方灝持一帙來乃其曾祖小師道人(士庶)雜記手稿
大抵多題畫之作或詩或跋又有記所見唐以來畫卷
墨蹟雜錯無次序乃爲錄一過稍加釐葺爲二卷附祭
文兩首於末其論畫云晉唐畫不多得因不常見若五
代宋人之畫則不出縱橫兩字如用筆則有長短大小
斷續頓挫用墨則有乾濕濃淡魂魄骨肉立局則有賓

主反側聚散交插至於著色渲染仍然補筆墨之不足
非特塗抹朱綠為染工伎倆故古人筆墨具見山蒼樹
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具靈奇即或率意渾灑亦
皆鍊金成液棄滓存精曲盡蹈虛揖影之妙又云作畫
之士步步脚踏實地多臨多看又且熟味唐宋以來諸
家畫論便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神化一境亦不難歷
久而至又云畫之化者盼前輩之手神融作家之形製
信手揩格隨筆生情內無宿心自外無常態要必讀書
養氣以培其元然後心醉而筆和貌古而神逸嗚乎此
豈獨工畫之士宜然哉其所見古人書畫本名寓目有

緣集三言指其微與而明非天合作不載是可稔其生平所得矣

醫經餘論序

自趙宋人刪改六經其書遂及於醫張景岳之類經猶不過學究家之兔園冊至喻昌改秋傷於溼為秋傷於燥改裏有寒外有熱為裏有熱外有寒方中行程郊倩之流移易本文無知妄作而醫學乃荼矣吾友羅君浩字養齋幼與淩次仲同居海州治獵經史能博覽善為歌詩而兼通於醫病市醫不讀書間有讀書又苦師承無其人撰醫經餘論若干篇開發聾聵俾知古人之學

不致囿於俗其論素問以經證經陰陽別論稱不得隱曲說者多不得其解今以風論及至眞要大論並稱隱曲不利貫而通之知隱曲二字指男子前陰故不特擧女子不月以別之陰陽應象大論按尺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王大僕讀無過以診爲句以甲乙經證之則知以治無過爲句以診則不失矣爲句其論金匱以水症氣衝咽狀如炙肉證婦人咽中有炙臠爲有形之邪阻無形之氣以咳則其脈弦與弦則衛氣不行如肺飲不弦肺飲二字句謂肺飲之輕者有不弦但短氣而不咳其弦則衛氣不行而咳

矣則重矣非謂肺飲無弦脉也其論本草以神農經爲
主而證以南陽之方以薏苡主筋急拘攣故金匱胸痺
緩急者主之用以健脾利溼則失其義矣胡主心腹腸
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知其性行太陰陽明湖
熱胸脇滿不去傷寒陽脉濇陰脉弦腹中急痛皆以此
胡主之非僅入少陽若此者皆以通儒治經之法用以
治醫經開從來醫家未有之徑學者由是充之而醫之
術明而醫之道亦由是而尊至著述之眞僞淺深治病
之緩急分合用藥之輕重增減無不造於微辨四大家
之張爲戴人而非南陽尤爲特識語簡而該篇約而當

洵後學之津梁也愛其書序而暴之嘉慶壬申冬十月望江都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蜜梅花館

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乾隆戊申興化任侍御始刻之以爲珂深於經訓能會通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買思旁訊妙悟瑩澈非僅以校本之多見該博也旣而鮑氏廷博亦刻桐花館訂本於知不足齋叢書嘉慶甲戌汪生紹成又影宋本摹刻尤精善以遺余屬爲之序余令兒子廷琥以任鮑兩刻本校之得其異同九十件乙亥仲春小雨

新晴開窗置長几焚香對花展此卷詳閱則三本互有優劣任刻本泰誓注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本及鮑刻作少仁人按今孔傳正作少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蓋多指億萬少指十人少字是也任刻本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此本作一人冕執銳銳實鈗字也又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鈗按說文金部銳芒也鈗侍臣所執兵也引周書此文故珂

以銳字實是銳字言說文以爲兵器乃約侍臣所執兵語申明銳卽是銳而注云不屬則疑與芒義相近而合乎以稅反之爲銳諸本又作銳不敢竟改作銳故云只從只從云者本宜作銳而姑作銳也以上二件任刻本所不及也任本開元所書五經往往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便爲平之類洪範無偏無陂新唐書藝文志言開元十四年元宗以頗字聲不協詔改爲陂是頗爲舊文陂爲所改又王道平平史記作便便珂楚以便爲舊文與頗一例平爲所改與陂一例此本作以平爲便與上句不畫一矣任本神祇之祇從示而無畫祇敬

之祇從示而有畫底音抵者上有點底音止者上無點按說文广部底厂部厎皆從氐聲下皆有點而上則一有點一無點此本作底音抵者下有點底音止者無點說文惟疒部疷字從氐下無點广部無從氏之字珂明以在下者稱畫以別於在上者稱點以上二件又此本所不及也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本岳氏讎校之法以讎校岳氏此書略述此以應紹成之屬紹成名昌序儀徵縣學生今將爲校官讎校摹刻亦類於岳氏云

刻詩品序

余幼年十二三歲時好爲小詩先君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汙舊史誣之王黃州辨明於闕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說比美元德秀陽城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其匹者也循受而錄之藏諸篋中二十餘年往歲仁和胡學院督學揚州以隔溪漁舟命題去秋鄉試詩題又命以曉策六鼇於是友朋就余索觀而門人子弟輩復請寫錄而習誦之甚苦其煩問舊時坊間有專刻本問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習誦者取之便耳嗟乎詩道之弊也用以充逢迎供調

娟或予女侏儒之間導淫教亂其人雖死其害尚遺一二同學之士憤而恨之欲盡焚其書余曰是不必校如治三陰之邪宜溫中益陽其疾自已無容抵當承氣之峻也詩品者非參苓薑桂之輩與凡一卷爲篇二十四附論詩文二篇於後嘉慶四年三月望日

鄭舍人文集序

鄭柿里舍人集凡序書賦各一篇傳論各二篇儷體雜文八篇古今體詩若干篇舍人邃於經學於書無所不窺篤好昌黎文手寫其集能道其閫奧隱微之蘊嘗謂余曰古文成絕學矣於是乾隆壬子癸丑間以此事相

靡切當是時余學柳州嗜好微異然而用力於此思有以彰大而振興之則無不同瞬息十年如駒過隙苦鬱之境彼此互嘗則本性情閱歷以宣爲文章又豈必有所宗法而爲之與然讀舍人集者宜知其從昌黎來特是集中散體文僅數篇不多載舍人將不欲以昌黎自見耶惟舍人知昌黎之深甚惡夫以貌似者亂其眞而乃知舍人眞篤好昌黎者也嘉慶乙丑六月江都焦循序

## 吳少文詩序

吳君少文未弱冠卽能爲詩歌講貫於唐宋以來諸名

家者幾三十年矣今歲以草稿示余余爲錄古今體共九十八首爲二卷大抵多苦吟而以疏樸出之樂府近鐵崖五律七絕往往逼眞唐音蓋其性情饒眞趣而處境值閒曠亦於詩歌故市氣絕也北湖自昔多詩人流風遺韻百餘年來不絕如縷少文幼多疾不能應舉子試斯得壹志於詩豈偶然哉嘉慶己巳四月

# 雕菰集卷十六

## 石湖遺書序

吾嘗謂人之傳不傳於人而傳於己已實有其不可朽者天必不忍埋而匿之非不埋而匿之也埋之愈久而其出也愈光匿之愈極而其顯也愈盛余幼年受業表兄秋帆范君范君嘗謂其族中有石湖其人隱君子也不汲汲於名故其遺書多不傳而子孫亦無人矣後於里中徧訪問之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而所傳軼事亦無徵信而莫可如何丹徒王柳村謂余曰子向

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蓋存於關南陳氏越數日
與柳村訪陳氏陳君素村因以遺稿十數帙示余皆石
湖手蹟也素村因謂余曰石湖之壻蘇賓藏之蘇之後
微又存於蘇之戚簡氏簡氏吾之戚也簡之後又微故
此稿歸於吾乃慨然畀余以歸石湖本名恆美字德一
後易名荃卽以其先世文穆公之號自號鐫一印曰今
之石湖其沒也卽以題其墓文穆之軒曰盟鷗遂亦稱
盟鷗野老自撰盟鷗野老傳序其本末甚詳如陸天隨
之作甫里先生傳也余旣次其本末於北湖小志乃理
其稿而編之得讀史小識一卷竹隱居隨筆二卷竹隱

居詩集五卷梅花十六詠一卷論語詩一卷文集四卷春雨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總之爲石湖遺書湖中范氏式微久矣石湖有二子頽頑皆貿易爲商賈負販不讀書其後莫可稽考問諸其門生故人之家鮮有知者而是稿歷百年之久轉徙數家十猶存其七八手蹟宛然謂非有鬼物呵護其間不可康熙邑志載石湖名寥寥數語續修邑志者竟刪去之故今郡邑書無石湖名石湖之傳亦微矣哉然當時科第顯奕仕宦赫赫片楮寸墨十不存一而石湖之書完善如此余歎石湖之精氣不可沒

而尤流連忻慕於素村之爲人石湖壻名節臣節臣子名謙亦能詩有雪堂集賫爲雷塘人素村名嘉惠好聚書藏書十餘萬卷所校釋焦氏易林最精石湖之書實賴之以存云嘉慶戊辰元旦江都焦循序

揚州足徵錄序

歲丙寅汀州伊公守揚州時撫部阮公在籍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余分任其事明年伊公以憂去撫部亦起服入　朝事遂寢己巳庚午閒修揚州府志成即原本於圖經也而文粹之稿則向來分存於所纂輯之人未嘗選訂今年乙亥伊公入都補官道過揚

州五月二十一日會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歸檢舊麓稿之存於余處者具在為次第之自七月至於九月粗有端緒而伊公則以肺病卒於揚州邸寓喪歸余拜送河干既為樂府鼓琴而歌以寓公之德政遂為此書目錄一卷名之曰揚州足徵錄文粹者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取乎爾纂圖經時所有膏火紙筆之費皆伊公自捐俸以給同事者趙司馬懷玉臧文學庸袁上舍廷檮今府志中多有三君所輯錄近者臧袁兩君已先伊公於地下幽明之際令

人愴然共得文三百二篇為卷二十有七嘉慶二十年九月霜降日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里堂道聽錄序

余生質極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三三十年盈二尺許矣今歲所著易學三書稿粗就而陽氣虛憊不耐冥思性又不樂閒曠求為其易而不甚用思者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次之為五十卷令兒子廷琥編寫目錄據耳目所及非

有所軒輊去取於其間其論說有異同兼錄之廣聞見通神明也忠臣孝子義士貞婦心之所慕恨不能徧斷獄捕盜亦錄之者余素有志以州縣官效職而用爲師法也　朝廷典禮宰輔經綸則非分所宜言故不及其男女贈答詼淫豔麗余所深惡特絕之間亦及於神鬼則以信而有徵且可爲世戒無稽者弗及也先是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今仍其名苟不即死更有進當續乎此耳嘉慶甲戌秋七月書於紅薇翠竹亭

鈔王棨夫異香集序

古有六藝九流詩賦而無集集者經史之雜而九流詩

賦之變也經生說經史臣著史各有專書矣其友朋辨難之文簡篇敘論之作或出其精華之聚以破蒙俗或總其未成之書以俟參訂凡足以羽翼乎經皆經類也墓銘行狀家傳別傳之等核其實去其浮無撰史之職可以待撰史者之采用則史類也無益於經史而議論足以成家駢儷可以悅目亦有存而不能廢者蓋本諸經者上也資乎史者次也出於九流詩賦者下也而皆可以相雜而成集非此三者爲尺牘爲題名爲諸酬應之文亦往往傳其集者則以其人德行功業愛之敬之因而珍重其文非文之傳也合德行功業不足傳而徒

欲以文傳而所恃者止於尺牘題名及諸酬應之文非不自許爲作者無何而飄風野馬矣吾每閱一集見時文序送人序若干篇壽文祭文若干篇無聊之書啟語錄之牙慧史論之空譚又若干篇極力摹所爲關鍵之法必爲之惜何也集之所重不在此也幼年聞吾鄉王築夫文學深於文章著異香集二卷間爲他書所引據大約資於史學者求之三十年不得丁巳授徒湯氏其所藏有是書爲與化陸懸圃挺掄所訂有收藏小印爲北湖施氏文無多非無益於經史而尺牘題名諸酬應之文也夏六月納涼之餘爲寫一過次其序事之文爲

一卷說喪禮宗法及論文之文爲一卷壽文祭文與汪琬書之類悉刊去之共三十六篇皆可存不至爲飄風野馬者榮夫名巖寶應縣籍而居於江都論文曰文未出天下後世不知有此說既出天下後世不可無此說榮夫所爲文不必能副之而識見之高有若是是爲陸氏選刻者郡志稱其白田集四十卷當更求之而爲之訂嘉慶二年八月晦日

鈔何有軒文集序

余將萃鄉先生之文爲揚州文集徧求之不可多得乙丑夏四月門人汪生昌序以此集遺余余不勝寶惜之

文爲寫本當年刻未刻不可知是尤當寶惜耳向來於邑志中見載陳霆發何有軒集因考其人字鳴夏終於江都學生又於魏篁中詩集見附載陳鳴夏所作傳今此本有之署丙子科舉人揀選知縣篁中魏君行狀而不稱傳宜以此本爲是此本稱篁中先世有東千公爲福建兵巡道與謝遷顧起元同時而魏集所載則爲福建兵巡道者爲扶輪公再傳有東千公文章尤有名與謝遷顧起元同時此則是本宜不及魏集所載之確與郭誌湯湝尤璋郭元釪元鉦鮑開宗唐紹祖繼祖爲文章之交與俞大史長城善序其所爲百二名家制藝文

爲之作行狀大抵長於序事筆力簡潔善爲控縱以振
神采論文章則是荆川而非鹿門自謂作文不可依傍
古人當從同以求異不可舍異以求同誦其文誠能自
樹立者哉余幼年見壁閒畫有稱松岑者詢諸先君先
君曰此湖中隱君子坦菴道人之兄子徐懿公也繼而
見懿公所刻詞集湖上吟知其名元美其自序稱丁未
夏自公車回知其會舉孝廉然問湖中人莫能道其遺
事而此集中有松岑墓銘本末極詳葢中順治丁酉科
舉人以淮安府教授內擢國子監監丞嘗一爲浙江同
考官得士最盛在淮每議兵餉治河爲監司所賢在國

子監首倡刻十三經廿一史板歸老於家著有諧聲集
文言等書每力爭治河賑荒於有司有益鄉里凡千四
百餘言嗚乎非此書則松岑之事湮矣余嘗謂世不乏
賢令長而何易于以孫可之傳世不乏賢大學生而何
蕃以韓昌黎傳世不乏貞烈婦人而高愍女竇烈婦以
李習之司空表聖傳世不乏高儒義士而元德秀以元
次山李遐叔傳郭𦙍郭航以沈下賢傳世不乏詭異非
常之士而劉乂以李義山傳諸侯皆有將海外國皆有
臣而燕將譚忠及新羅人張保皋鄭年以杜牧傳作唐
書者皆本其文以入列傳若是乎人之傳不傳史之書

不書其權半歸諸當時能屬文之人然則屬文之人重矣而可無乎

鈔雙虹堂文集序

余六七歲聞里閈父老談陸公吳州督學杭州事每試日坐堂上擬作所命各屬題頃刻成數篇心竊記之已而無意購得公所刻雙虹堂文集四帙無卷數內載杭州當場制藝自序而張艮御太史爲公作神道碑亦及此事湖州校士館有石刻記爲公作此集載之集中有西湖講院記言嘗搆講院於西湖陸宣公祠側余在杭時見宣公祠頹圮已甚豈尙有所謂西湖講院者蓋已

百二十年之久也讀集中敢靖堂記知公嘗爲南旺分司讀梅雨潭快亭記知公以督學兼備兵海上皆神道碑所不詳公名舜字元升泰州人康熙甲辰進士雙虹堂者其幼年與張詞臣孝廉讀書處張歿公不忘舊人故以名集神道碑言公爲中書舍人凡撰文宰相不喜他舍人所爲今集中有擬　御製十三經序葢是時稿也碑又稱其在浙時逆知祖洪勳之邪謀而先去之惜乎說之不詳其本末遂不可考云

鈔依歸草序

吾友團香山每道海安張亘御太史名符驤善古文歲

己未於市上得其所爲依歸草十卷依歸者依明人歸熙甫之文以爲文也文不妨有熙甫亦不妨有學熙甫之文之人然學熙甫遂盡屏異於熙甫者而於熙甫一言一意皆奉若圭臬不敢少疑則非善學熙甫者矣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而禁室女之守貞余深惡是說之似是而非嘗撰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固已共見之論者皆執曾子問之說抑知曾子問之說非謂夫死而嫁也謂夫遭喪而改嫁也執此以例諸夫死亦宜例諸夫未死而遭喪萬一熙甫之聘妻舍熙甫而更適人熙甫甘乎或熙甫之女已受壻聘熙甫能因壻之遭喪而

故適他姓乎迂儒讀書不深強爲立論往往言之而不能行之而適足以亂天下大率類此越五年壬戌又得其子沆所重校本前十卷稍有增易續刻二卷共文二十篇其所應試策判與焉而記閔賓連墓事本末最詳向聞故老言平山堂下有兩詩人墓一爲錢塘潘雪帆問奇一則賓連余屢尋之不可得賓連名麟嗣其姓名頗見施愚山王阮亭魏冰叔等集中年七十七卒於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已而長子歿惟餘次子孝磋鰥且聾賣卜爲活賓連之柩遂二十一年不克葬至是太史買地葬之葬之日會者數十人皆知名士互見戴景來

處士陳定先殿撰詩集中先是孝莪貧劉閶齋矜恤之太史復商之同人於是閔在東贈以屋項鳳千爲之娶妻歲給以米太史且將更謀以二十千歲給之沆曰賓連墓在法海寺前官路右側於是尙傳在平山堂下者誤也太史自言康熙乙亥夏始因王武徵識賓連而乃眷眷於故人如是是則無愧於熙甫者矣嗚乎巨室之家一二人歿側求諸顯者爲之傳志而不計其人之能否求有序事之工如太史此編所載者寥寥也則吾郡百餘年來俎豆於歸氏而序事有法如此編尙不足爲學者取法乎哉故錄其文最多云爾

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

是書爲休園鄭氏所藏舊缺三禮圖學易記讀易私言易雅筮宗周易輯聞春王正月考四書通證八種部首無序目而字畫清秀蓋康熙間初印本也乾隆丙午連歲大飢余疊遭凶喪負債日迫於門有良田數十畝爲鄉猾所勒買得價銀僅十數金時米乏食山薯者三日持此銀泣不忍去適書賈以此書至問售需值三十金所有銀未及半謀諸婦婦乃脫金簪易銀得十二金合爲二十七金問書賈賈曰可矣蓋歉歲寡購書者而棄書之家急於得值也余以田去而獲書雖受欺於猾而

尚有以對祖父且喜婦賢能成余之志是夕飧麥屑粥

相對殊自懌也明年丁未得春王正月考於高君學山

又於葉叟處購得學易記讀易私言二種戊申七月於

金陵市口得三禮圖己酉得易雅並宗壬子又購三禮

圖初印本於黃客甲寅於周客之濂溪書屋購得周易

輯聞四書通證越二日大火濂溪書屋焚無寸木而二

書幸存如鬼神護之者亦奇矣於是假是書之序目核

之已無所鈌命門人李元善錄序文得八葉加於首乾

隆乙卯嘉慶丙寅余客於外是書乃爲鼠嚙數帙檢之

氣鬱不能釋今年家居無賓客之擾稍爲補葺自四月

至五月越四十日書成次序爲目錄一卷不必如原次然亦無他意也嘉慶三年五月十九日

##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恒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

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旣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旣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

之法測易而此二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通釋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冲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冲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二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易通釋自序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日所課若何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塞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所發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肖自棄之罪曷以逃免竊謂卦起於包

犧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彖辭周公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爻辭密雲庚用以爻辭釋彖辭也矣號馬壯爻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之也包犧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贊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矣七十子殁道在孟子孟子道惟善稱仁義距楊墨之執一斥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

子之學而脗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傳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諸儒不能推其所聞以詳發聖人之藴各持其見苗莠雜糅坐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矣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於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遘寒疾垂絕者七日昏瞀無所知惟雜

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既甦遂一意於易明年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葺郡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既以參伍錯綜者宣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

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冬至前三日

禹貢鄭注釋自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部以書來招往浙問以古三江之說時撫部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固詳爲言之撫部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眞僞務以一

句之獲二字之綴為工及其以贋為眞又不復考其矛
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强眞文以謬與之合削
足以適履鏃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汩沒於尊鄭之
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序云
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
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
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
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
義注雖殘缺尚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江歸來寒
牕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因以嘉定王光祿陽湖

孫覯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帙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蘇多今無取焉十二月朏日序

毛詩地理釋自序

乾隆丁未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偶閱王伯厚詩地里考若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成書今春家居取舊稿刪訂其繁冗錄爲一冊凡正義所已言者不復臚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爲土地名氏族譜以相經緯隋書經籍志譜系次於地理而三輔

故事陳留風俗傳與陸澄任昉之書並列豈非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事小序毛傳中有及時事者亦考而說之附諸卷末共四卷焦子曰考春秋之地理難考毛詩之地理尤難李吉甫樂史歐陽忞諸書每指一地以爲詩人所詠浚儀之寒泉阪以爲衛詩之寒泉不知春秋之衛地不及祥符縣境七子之吟何遠及此乎齊桓城楚邱以遷衛即戎伐凡伯之楚邱在成武宋公享晉侯亦此地無二楚邱也班氏志地理杜氏解春秋酈氏注水經均無異說而唐宋地書乃以楚邱在滑夫帝邱近滑矣狄可至楚邱獨不可至帝邱乎自遷帝邱遂無狄

難而狄乃移害於魯宋則楚邱在成武與武宋接壤可知後世地書若此類者尤爲害於經義故不以爲典要至於韓侯近燕潛夫論詳之非晉國之韓原居常與許常爲齊所侵地見管子大匡不必旁引孟嘗之薛是又前人所已及不煩改說若文王伐阮卽書傳史記之伐邘禰卽泥中公子素卽公子士宛邱爲宛中之名非邱上有邱崔嵬爲土山戴石非石山戴土南仲爲宣王時人非文王之將諸如此類竊自爲斷雖未必當或有備後賢之汲取云嘉慶癸亥三月朔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

循六歲先君子命誦毛詩未幾隨省墓泛舟湖中先君子指水上草謂循曰是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讀論語至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合風人之旨辛丑壬寅間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創稿就而復易者三丁未館於城東壽氏復改訂之至辛亥訖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愜也戊午春更刪棄繁冗合爲十二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三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訂視諸草創之初十不存一其間雖

他有撰述必兼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輟乙卯為山左之遊隨諸行篋車塵馬足中聞見所及時加訂正蓋亦費日力之甚者矣書之例列傳箋釋文正義於右以己說釋於左不必釋者不贅一辭也不效類書臚列而無所折衷不為空論不尙新奇毛鄭有非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陸璣疏太約後人掇拾之本非完帙原書末載齊魯韓毛授受乃抄襲兩漢書儒林傳陸為毛疏不必及三家而呂東萊讀詩記所引陸疏言毛詩授受者與此大異知掇拾者並未見讀詩記也為條辨於後嘉慶己未冬十一月

# 論語通釋自序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於論語自少且至於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旨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旨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嘗書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

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
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旣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
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
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其道
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於難是已而非人執一而
廢百詎孔子一貫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
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入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
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錄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聖曰
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

仕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遠於異端云爾嘉慶甲子秋九月

## 羣經補疏自序

### 周易王氏注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荄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荅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

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厮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表女壻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卽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以六書

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輒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適儁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傅會思去僞以得其眞而力不能遠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雖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已解交柔交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眞誠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顢預於得意忘象之表道消道長既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攝尊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渻𧉬稚之窺識

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象於損亦通諸例道聽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覩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藏智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歎其虛戕譏剔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厚之示不論不識也於溼簿後猶納涼石筆言之相有影闇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旣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日

尚書孔氏傳

東晉晩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寗等先後同時晏預璞寗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援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援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

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託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紬其
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
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
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
天子之稱須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
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岐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
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
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
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
受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

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
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
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
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
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
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
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少師父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
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益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
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
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父此傳之善五

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
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爲謬悠說者多不以
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
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
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
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
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
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
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
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

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僉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齮齕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與僞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

毛詩鄭氏箋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最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

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尚書補疏之後錄既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答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

之不言理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過之說熾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譏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詈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

繹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繹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講諸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臨監

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茲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蓄憝中久矣昭有簒弑之心收羅才

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忿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師飾卽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昭師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淩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

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
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
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
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
相側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
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
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
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
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
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

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顛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之誤而預撰集傳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姦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詁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

# 禮記鄭氏注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必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

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拔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哲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啟詐偽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

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
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
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
恭己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運禮
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案隱一
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
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晷星若干條
次爲五卷今復刪爲三卷皆少作第致究訓詁名物於
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
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

可也嘉慶戊寅七月朔日

## 論語何氏集解

余幼時讀毛詩訖即讀論語已而學爲科舉文習高頭講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十數家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旣見注疏遂舍去講章舊說仍不能豁然也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如論語弟云性相近孟子則明言性善謂人無有不善論語弟云知命孟子則明言立命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論語弟云未可與權孟子

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猶執一謂嫂溺不援是豺狼又推及鈎金輿羽示人以揣本齊末取譬於閉門被髮示人以易地皆然以孟子釋論語即以論語釋周易無不了然明白無容別置一辭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如告子貢曰吾一以貫之未言一貫何謂也則又言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推之凡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一貫之道也言巧言令色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未言何以可恥也則

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推之仁者其言也訒以其不巧言也色取仁而行違以其令色也剛毅木訥近仁木則不令色訥則不巧言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爲神妙如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爲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云爲之難或以難爲未仁或以難爲仁既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

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爲仁且云豈若匹夫匹婦之
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爲
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
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乃又
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又曰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
旣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
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
行曰再斯可矣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

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或余不及詳俾吾子孫知治論語之途徑宜若是庶乎舉一隅以三隅反也丙子四月立夏日

加減乘除釋自序

劉氏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之撰說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後欲知古人仰觀俯察之旨舍許氏之書不可欲知古人參天兩地之原舍劉氏之書亦不可嘉定錢

漑亭先生塘謂說文一部之中聲無統紀因取許氏書離析合并重立部首系之以聲其書雖未成迄今講說文者頗宗其意以著書循謂古人之學期於實用以乂百工察萬品而作書契分別其事物之所在俾學者案形而得聲若夫聲音之間義蘊精微未可人人使悟其旨趣此所以主形而不主聲也惟算亦然既有少廣句股又必指而別之曰方田曰商功既有衰分盈不足方程又必明以示之曰粟米曰均輸亦稽其事物之所在而使學者人人可以案名以知術也然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理者何加減乘除之錯綜變化也

而四者之雜於九章則不啻六書之聲雜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句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之求之例遍其後者又襍粟米爲貴賤衰分移均輸爲借差互徵名目既繇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亦無由得其會通不揆淺陋本劉氏之意以加減乘除爲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草創於乾隆甲寅之秋明年爲齊魯遊遂中輟嘉

慶二年丁巳授徒村中無酬應之煩取舊稿細爲增損得八卷竊比於澉亭之於說文庶幾與劉氏相表裏焉倘有缺誤願識者補而正之幸甚時十二月大寒日

天元一釋自序

天元一之名不著於古籍金元之間李仁卿學士作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以暢發其旨趣宋末秦道古數學九章亦有立天元一法而術與李異蓋各有所授也元世祖并宋之後郭邢臺用李氏之法造授時術其學頗顯著於世明顧箬溪不知所謂殺然刪去細草終明之世此學遂微　國朝梅文穆公悟其爲歐邏巴借根

法之所本於是世始知天元一之說然李氏書雖嘗板刻而海內不多有故學者習借根方法而於天元一之蘊或有未窺者也吾友元和李尚之銳精思妙悟究核李氏全書復辨別天元之相消異乎借根之加減重爲校注與秘益彰信足以紹仁卿之傳而補文穆所不逮也循習是術因以教授子弟或謂仁卿之書端緒叢脈鮮能知要因會通其理舉而明之而所論相消相減間與尚之之說差者蓋循之主辨天元借根之殊故指其大槩之所近循主悉盈朒和較之理故析其微芒之所分閡者勿疑有異義也嘉慶四年冬十二月除夕

# 開方通釋自序

梅勿菴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縣鎖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循向爲加減乘除釋於此欲貫而通之反復再三猶未得立法之要近來因講明天元一術於金山 文淙閣借得秦道古數學九章其中用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焉嘉慶庚申冬十一月與元和李尚之同客武林節署共論及此尚之專志求古於是法尤深好而獨信相約廣爲傳播俾古學大著於海內時談階平教諭亦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

過余寓舍互相證訂甚獲友朋講習之益竊謂乘除之法負販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儒者竭精敝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通人人可以布筴而求也列爲十二式設問以明之欲便於初學故不厭詳爾辛酉正月人日

種痘書序

海上程翁名維章精種痘之術與先君子最交善始結廬黃珽橋亦晨夕相過從已而其妻歿遂無家時或寓余家甓余叩以種痘之術翁遺一書然繇瑣不足以盡其神也乾隆甲辰乙巳間復以疑義就正翁稍稍論次

之其說極平易亦極神奇翁每能豫言痘粒之多寡不爽以詰翁翁曰自天爲之不可測自人力爲之何不可測其妙全在於痘母多之少之可自母而消息之也乾隆辛亥爲兒子廷琥種痘嘉慶己巳爲孫授易種今年又爲兩幼孫授書授詩種以所目驗證翁之說有不爽者向時曾述翁之言爲種痘書十篇今更以所目驗者箋之以遺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爲他說所惑也嘉慶二十一年春三月上巳日